



OSID

主位推进模式下节气诗词的生态话语分析

——以元稹《咏廿四气诗·谷雨三月中》为例

陈令君, 董娅宁

(郑州大学 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二十四节气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中的瑰宝,以唐代诗人元稹的《咏廿四气诗》为代表的节气诗词众多,蕴含了中国先民的生态智慧。基于主位推进模式对元稹的《咏廿四气诗·谷雨三月中》进行分析,以期揭示节气诗词的生态意蕴。研究发现:该诗多选择以大自然中的非人类生命体和物理性要素为主位,述位则对主位进行补充说明,使画面更加具体生动。诗歌采用了模糊跳跃与主位延续相结合的主位推进复合模式,生动形象地向读者展示了一幅生机盎然的谷雨时节自然美景,彰显了儒家“生生”思想哲学观中热爱自然的“好生”精神、生生相继的“永生”精神以及和谐共生的“和生”精神。

关键词:主位推进; 节气诗词; 生态话语分析; 谷雨三月中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390(2023)02-0044-05

二十四节气能够准确反映季节的变化并用于指导农耕,因此在我国传统农耕文化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影响着千家万户的衣食住行^[1]。二十四节气于2016年11月30日正式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以二十四节气为倒计时方式并配有相对应的节气诗词,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特色传统文化,体现了二十四节气的重要文化价值。节气自古以来就与中国劳动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大量描写节气习俗、抒发节气感想的诗词应运而生,对节气诗词进行生态话语分析有助于人们重新认识人与自然如何和谐相处,给予当代人类以生态启示。

中国古典节气诗词意蕴隽永、语言精炼,蕴含了丰富的生态价值和思想,唐代诗人元稹的《咏廿四气诗》,共有二十四首,刚好逐一对应各个节气,且均为格律严谨的五言律诗,形成了一套规模宏大的节气组诗。它以反映中国中原地区气候为主,兼及物候、农事活动,也有民俗及日常生活等内容。由于其丰富详实的内容和质朴清新的语言,加上画面交替、情景交融、音韵变换,读其诗有如观有声之画,使

《咏廿四气诗》成为节气诗词的代表作之一,具有极大的研究意义与价值。本文以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主位推进模式为框架,对元稹的二十四节气诗之一《咏廿四气诗·谷雨三月中》进行生态话语分析,试图挖掘节气古诗词的生态意蕴。

一、主述位理论与主位推进模式

系统功能语言学创始人 Halliday 认为语言具有三大元功能——概念元功能、人际元功能和语篇元功能^[2],其中语篇元功能的主要实现方式之一是主述位的推进模式。主位(theme)是话语的出发点,述位(rheme)是话语的核心内容。主位是语篇功能的核心,根据功能意义可以分为经验主位、人际主位和语篇主位。根据陈述、疑问、祈使三种语气类型小句语序的一般性原则,主位可分为标记性主位和无标记性主位,主位的选择可以反映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3]。

篇章传达的信息由多个主位加述位的信息结构组成,篇章内每个句子的主位与述位之间必须维持某种内在联系,以在传达过程中取得信息的均衡,使

收稿日期:2022-10-08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节气古诗词及其英译本的生态研究”(2020-BYY-016);郑州大学教学改革课程思政项目“英语语言学”(2022ZZUKSZ059)

作者简介:陈令君,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语篇分析与翻译学;董娅宁,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语言学。

篇章具有连贯性^[4]。捷克语言学家 Danes^[5]首次创造性地提出语篇主位推进模式的5种类型:简单线性推进模式(simple linear progression)、连贯主位模式(constant progression)、派生主位模式(derived hypertextematic progression)、分裂述位模式(splitting progression)和跳跃主位模式(skipping theme)。我国诸多学者也有相关研究。徐盛桓^[6]提出在句子组合中各个句子的主位、述位彼此联系、照应、衔接和过渡大体为4种情况:平行性发展、延续性发展、集中性发展、交叉性发展。朱永生^[7]提出了4种推进模式:主位延续型、述位延续型、直线延续型和交叉延续型。唐青叶^[8]对5种最基本的语篇主位推进模式进行了总结:模糊跳跃模式、主位延续模式、述位延续模式、直线延续模式和交叉延续模式。但大多数语篇都比较复杂,往往是几种模式结合使用,即复合模式,指两种或两种以上基本模式结合使用的情形。本文结合 Danes、朱永生和唐青叶等学者总结的主位变化基本模式,探究小句之间如何进行主位推进及其产生的效果。

二、生态语言学视角下的主述位分析

随着全球生态问题的加剧以及人们生态意识的提高,生态语言学越来越受到各个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生态语言研究的“豪根模式”和“韩礼德模式”逐渐形成。“韩礼德模式”给生态语言学带来了一条全新的研究道路,系统功能语言学作为其理论基础,给生态话语分析带来了有力的分析手段,其目的是描述和解释人类语言的共同规律和普遍特征。生态语言学视角下的语篇功能指小句具有将经验功能、人际功能等与语境关联起来从组篇角度表征生态取向的功能,主要以小句的主位、衔接与连贯手段等方式体现。何伟、马宸^[9]²⁵提出,在生态语言学视角下,主位的选择反映出说话人的生态取向。主位的生态取向主要涉及小句语序配列中的生态因子,聚焦小句信息出发点的生态属性。从生态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主位可划分为有生命体与无生命体两种。生命体又可分解为“人类生命体”与“非人类生命体”,后者包括动植物、微生物等。有生命的物体都具有自然属性,如形态、颜色、声音等;没有生命的物体则不具备这些特性。无生命体又可分解为“社会性要素”与“物理性要素”,前者是人类社会所创造出来的要素,后者则是自然界自身所具有的要素或状况。非人类生命体或者物理性要素作为主位的生态性要强于人或者社会性要素充当主位^[9]²⁶,因此探究诗歌中的主位推进能够看出诗人的生态取向以及生态思想。

我国一些学者将主述位模式运用到古诗词分析中,如段晓芳、郭增卫^[10]从主述位理论的角度对唐代诗人李煜《虞美人》的三种英译文本以及原语文本的主述位进行了对比分析,成芳霞、徐雯婷^[11]运用主述位理论对《春江花月夜》及其英译本进行了对比分析,但这些研究多关涉诗词英译,并未从生态语言学视角进行分析。目前已有不少学者对主述位理论在生态话语分析方面的运用进行了深入研究,所涉及的文本类型主要有生态评估报告^[12]、旅游话语^[13]和白皮书结束语^[14]等,但对古诗词的相关研究甚少。古诗词的生态话语分析则多集中于自然诗歌和山水田园诗,例如陈令君^[15]从物性视角分析了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一)及其英译本,黄国文和陈旸^[16]、刘玉梅和王术芬^[17]等学者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三大元功能对自然诗歌进行了生态话语分析,但并未涉及节气诗词。仅有陈令君和梁田^[18]从物性视角对郑板桥的节气古诗词《七言诗》进行了生态话语分析,深入探究其“爱物”和“天人合一”的生态哲学观。故而,本研究在新的理论视角下对节气诗词进行生态话语分析,探究其中的生态意蕴。

三、《咏廿四气诗·谷雨三月中》的主述位分析

元稹的《咏廿四气诗·谷雨三月中》原诗共有8个诗句,描写了谷雨时节静谧安然、万物复苏的景象。《逸周书·时训解》^[19]中道:“谷雨之日,萍始生。又五日,鸣鸠拂其羽。又五日,戴胜降于桑。萍不生,阴气愤盈。鸣鸠不拂其羽,国不治兵;戴胜不降于桑,政教不中。”这在该诗中也有体现,诗人将气象、物候与自身的感受联系起来,借景抒情、即事感怀,抒发了对谷雨时节万物生长、百花齐放、春意盎然的喜爱之情。

咏廿四气诗·谷雨三月中

唐·元稹

谷雨春光晓,山川黛色青。

叶间鸣戴胜,泽水长浮萍。

暖屋生蚕蚁,喧风引麦莖。

鸣鸠徒拂羽,信矣不堪听。

接下来本文将从主述位分析和主位推进模式两方面对此诗进行深入分析。

(一)主述位的实现

主位和述位并不一定按照原有的诗句划分。也就是说,诗句和小句并非一一对应。若一句诗里包含多个动词,可拆分为多个小句进行主述位分析。如诗歌的最后一句“信矣不堪听”就包含“信矣”和“不堪听”两个小句,而简练精悍的诗歌经常会出现

省略主语的情况^[20],这就需要将诗句还原并分析其主述位模式。因此,下文将对划分后的9个小句进行主述位分析,见表1。

表1 《谷雨三月中》小句的主述位分析

小句	主位	述位
谷雨春光晓	T1 谷雨	R1 春光晓
山川黛色青	T2 山川	R2 黛色青
叶间鸣戴胜	T3 叶间	R3 鸣戴胜
泽水长浮萍	T4 泽水	R4 长浮萍
暖屋生蚕蚁	T5 暖屋	R5 生蚕蚁
喧风引麦葶	T6 喧风	R6 引麦葶
鸣鸠徒拂羽	T7 鸣鸠	R7 徒拂羽
信矣	T8(鸟鸣)	R8 信矣
不堪听	T9(鸟鸣)	R9 不堪听

由表1可知,该诗中多以名词短语为主位,且这些名词都是自然界的生命体或物理性要素。这些名词性主位的使用一方面加强了话语的生态性,另一方面以静态的方式展现了谷雨时节静谧安然、万物复苏的景象。第1小句充当主位的“谷雨”是环境成分,明确交代了时节场景,述位的“春光晓”则描述了谷雨时节春光灿烂。第2小句的“山川”为非标记性主位,述位“黛色青”向读者展现了山川如黛、翠色欲流的景色,更详细地表现了山川的属性。前两小句客观地展现了当时的生态环境,凸显了千山一碧、山明水秀的壮丽之感。

第3小句是标记主位,“叶间”是环境成分,主语实际是“戴胜”,“鸣戴胜”作为述位强调了戴胜鸟的生活环境是在幽静茂盛的树林中,鸟儿生活十分惬意舒适,鸣叫声声入耳。第4小句的“泽水”也是环境成分作主位,述位“长浮萍”通过刻画青青浮萍草的生长,显示了春天的勃勃生机。3、4小句的主位均为环境成分,林间的郁郁葱葱和水潭的微波粼粼都展现了山水包罗万象的生命力,正因为有辽阔的山林和碧波荡漾的水泽,才能孕育出新的生命,将“叶间”和“泽水”这两个环境成分前置,凸显了它们在语序配列中重要的信息地位。

第5小句“暖屋”为非标记性主位,在温暖的蚕室中幼蚕出生了,述位“生蚕蚁”中用的“生”这个动词,表示生育、孕育之意。暖屋又孕育了新的生命,新生命的诞生使画面平添一份亲切和谐之意。第6小句为非标记主位,“喧风”作主语,述位“引麦葶”描写微风吹拂牵引田野里麦子的景象,使风也有了生命力。5、6两个小句中,通过描写“蚕蚁”和“麦

葶”拼命生长的场景,表现出即使是暮春,大自然也仍具备生发之气。

第7小句非标记主位是“鸣鸠”,鸠鸟鸣叫像是在对人们传达可以播种的信号,述位“徒拂羽”属于谷雨三候之一,鸠鸟一边鸣叫一边掸拭自己的羽毛,像是在吸引伙伴,也好像在提醒人们勿误春耕,但是一个“徒”字则增添了悲情,“徒”意为“白白地”,纵然把羽毛梳理得再漂亮也无人欣赏,这其实也是诗人自身经历的写照。8、9小句的主位都是鸠鸟的叫声,但因古诗词的含蓄凝练且接前句而省略了主语。述位“信矣”和“不堪听”间接地表现了鸠鸟的鸣叫之凄惨,“信矣”指诗人感叹鸠鸟的叫声确实凄凉,“不堪听”表达了鸠鸟的叫声让人不忍倾听,悲悯伤感之情油然而生。诗歌最后一句借景抒情,谷雨的来临象征着春天的离去,因此常常勾起人们的惜春之情。人们伤感于春天的离去,所以说鸠鸟的鸣声“不堪听”。诗人仿佛与鸠鸟产生了共鸣,以致看到“鸣鸠徒拂羽”、听到鸠鸟的凄惨叫声后悲伤凄凉之感涌上心头,最终达到“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境界。

(二)主位的推进模式

对上述这些主位和述位进行推进模式的分析,可以得出该诗属于模糊跳跃和主位延续相结合的复合推进模式,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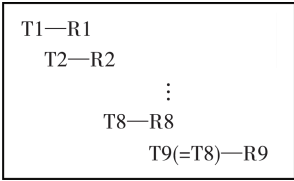


图1 《谷雨三月中》的主位推进模式

前8个小句的推进模式符合5个基本主位推进模式中的模糊跳跃模式,特征为前后句子的主位、述位之间字面表层意义联系模糊,没有衔接关系,而前后句子语义与主题意义一脉相承。综观整首诗歌,句子中各主位间并非完全孤立,而是具有一定的有机关联,也正是这些关联决定着语义的发展方向,从而确保篇章铺陈的有序与连贯。

先是谷雨时节的日光和天空,接着是远处翠绿的山川,再到山上的叶间和山下的水泽,之后视角转到近处的房屋以及房屋外的麦田,最后听到鸠鸟凄惨的鸣叫声,使诗人产生了感怀。整首诗经历了由远及近、由大到小的推进和视角转变,又从视觉转到听觉,虽然小句之间没有任何衔接词,但过渡衔接十分自然。

最后两个小句主位相同、述位不同,属于主位延续模式。综合来看,该诗的主位推进模式为模糊跳跃与主位延续相结合的复合模式。该诗中充当主位

的个体众多,且均为不同的生命体或物理性要素,与诗歌的主题一脉相承,“山川”“戴胜”“浮萍”“蚕蚁”“麦葶”等多种意象融合在一首诗中,将春天万物复苏、生机勃勃的场景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四、《咏廿四气诗·谷雨三月中》的生态哲学观

元稹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早年怀有治世之心,却一生宦海浮沉,数遭贬谪。元稹被贬通州后,写了许多以农村生态为背景的诗歌,对农事民生尤为关注,他指出:“农,天下之本也。”^[21]《咏廿四气诗·谷雨三月中》一诗是其代表作品之一,反映了当时的农事生产活动、民风习俗以及生态思想。

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精神,一言以概之即“生生”^[22]。“生”是中国古典美学中非常独特而重要的概念范畴,它包含“生命”“生长”“生动”等多种具体内涵,比如在儒家经典《周易》中就有“生生之谓易”的生态思想。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生生之德”包含了独特的“生生”精神,分别为“乐生”精神、“好生”精神、“健生”精神、“永生”精神、“创生”精神、“和生”精神和“厚生”精神^{[23]99}。下文选取其中最符合本诗生态哲学观的“好生”“永生”“和生”三种精神分析该诗的生态意蕴。

(一)“好生”精神

“生生之德”成为中国人的价值追求和精神世界,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树立一种“好生”之德。人类树立和实行“好生”之德,就是要“参赞天地之化育”,对人和万物发挥“长之、养之、育之、畜之”的积极作用,热爱人类、热爱自然^{[23]100}。

“好生”精神的内涵就是热爱自然、热爱生命,通过对《咏廿四气诗·谷雨三月中》的主述位分析可以看出,该诗小句中的主位均为自然生态下的非人类生命体和物理性要素,诗人的主位选择体现了其热爱且尊重自然的情感。在第1个小句中,诗人将“谷雨”作为主位,直接点明了谷雨时节的背景;述位“春光晓”则将春天的光景比作破晓的太阳光,一派春和景明跃然眼前。在第2个小句中,述位“黛色青”将主位“山川”的颜色展现得具体形象,好像披上了一件青色的衣裳。尽管两句中没有直接提到美丽和喜爱,但诗人对自然美景的热爱跃然纸上。

“好生”之德本质上就是一种仁爱精神,因此也体现了儒家的“爱物”思想,诗人热爱自然中的万物,因此创作时选用了自然中的生命体为主位。随着诗人一步步地推进,一派春和景明、春意阑珊的美景映入眼帘,让读者感受到了诗人对大自然以及美好事物的喜爱之情。

(二)“永生”精神

天地生生,生生相续。“生生之德”教人追求普遍的生生相续的生命价值,而不是孤立的断续的个体存在^{[23]100}。“生生”所要表达的是一种和谐共生的人与自然的状态,是一种连续性的模式,这种模式既是人的延续,也是自然的延续。诗中通过小句的不断变换向我们展示了春天万物的生机勃勃和生生不息,如“山川黛色青”体现出春天到来后树木长出新叶的循环,“泽水长浮萍”和“暖屋生蚕蚁”直接描写了春天新生命的诞生过程,积聚的湖水里,生长出许多浮萍来;温暖的小屋内,像蚂蚁一样的幼蚕,尽情地咀嚼桑叶。主位的“泽水”和“暖屋”均为自然中的物理性要素,突出了小句的生态性,述位的“长浮萍”和“生蚕蚁”则表现出浮萍的生长和蚕蚁的出生都是自然的延续,它们在谷雨时节茁壮成长,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第6小句中的“麦葶”也是年年播种、收割的生物,这些生命的繁衍年复一年、循环往复,实现了自我生命的延续。“生生”还倡导“知天命”,要求人们去认识、掌握自然的规律,认识到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性。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做到与自然和谐共生,使自然界生生不息,人类的繁衍也生生不息。二十四节气正是古代先民认识并总结自然规律的产物,诗人也是意识到这一点,才能创作出以本诗为代表的节气诗词。

(三)“和生”精神

《易传》乾坤天地大生广生之精神所拥有的是一种推动万物协调生存与发展,是“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的“和生”精神^{[23]101}。天地给了自然万物生命,也哺育了万物,让它们各得其性,各有其生长发育。以此为基础形成和谐的整体世界,也是“天人合一”理念的体现。万物化生化合、和谐共处、美美与共,各美其美。该诗中描写的景物众多,但画面整体十分和谐,开头两小句“谷雨春光晓”和“山川黛色青”将天地间的春色展现在读者眼前,在宏观的视角下展开叙述,之后“叶间鸣戴胜”和“泽水长浮萍”将视角聚焦到山川上的树林和水潭,描写了戴胜鸟的惬意和浮萍草的生长,“暖屋生蚕蚁”和“喧风引麦葶”又视角一转,转向小屋中的幼蚕和屋外的麦田。温暖的小屋里,像蚂蚁一样的幼蚕尽情地咀嚼着桑叶;和煦的春风下,像葶草黄花一样的麦田在不停地摇摆。大自然的万物各自独立又相互依存,共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诗歌将“和谐共生,多元共存”的哲学思想体现得淋漓尽致。儒家“生生”是面向万物、面向未来的,是兼容并包、百花齐放的,诗中主述位涉及的自然生命体种类繁多、万物竞生,正体现了这种百花齐放、求同存异的和谐包容。从

“生”的生态角度来说,万物处在同一个生物链中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因此要平等地对待周围的万事万物,它们都是有生命的。通过对该诗的主述位分析可以看出,诗人把自然万物看作和人一样,赋予自然以人的感情,真正做到了人与自然的和睦共处。

综上所述,该诗是儒家“生生”思想哲学观的鲜明体现,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文化渊源,而“生生”思想是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在生态领域的体现。儒家“生生”以“优化生物生存环境”为目标,使生物的生长环境健康、和谐、适宜^[24],它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把人和天地万物看成一个整体,强调人类和宇宙之间的一致性。自然间的万物都是平等共生的,只有做到热爱自然、尊重自然,生命才能永恒地延续下去,达到和谐共生的境界。

五、结语

本文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框架下的主位推进模式,分析元稹《咏廿四气诗·谷雨三月中》一诗中的主位推进模式并探究其隐含的生态意蕴。研究发现,该诗多选择以自然的非人类生命体和物理性要素为主位,给予自然生态以充分的关注,用简练生动的语言描写谷雨节气的物候和气象特点,展现了春天万物竞生、和谐共生的特征,其主位推进模式为模糊跳跃与主位延续相结合的复合模式,充当主位的意象众多且鲜明,与本诗的主题一脉相承。

本文还重点探讨了该诗中体现的儒家“生生”哲学观中的“好生精神”“永生精神”“和生精神”,揭示了诗人热爱自然、尊重自然、和谐共生、多元共存的生态思想,对于当今时代也具有重要意义。它启示人们应该从自身和他物角度进行反思,在环境污染严重、自然资源被破坏的时代人类如何真正地热爱自然、保护自然。这样才更利于引起人们对自然界“美”的发现和追求,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本研究从语言学路径分析了节气诗词的主位推进模式及其生态意蕴,意在为节气诗词的研究开创新的思路,为当代生态文明建设寻根溯源,加强节气诗词的横向传播和纵向传承。

参考文献:

- [1] 王晓鸣. 中国二十四节气传承保护现状概述[J]. 古今农业, 2017(2): 114-119.
- [2] HALLIDAY M A K.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M]. 2nd edition. London: Arnold, 1994.
- [3] 何伟, 高然, 刘佳欣. 生态话语分析新发展研究[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21.

- [4] 李战子. 主位推进和篇章连贯性[J]. 外语教学, 1992(1): 3-8.
- [5] DANES F. Papers in functional sentence perspective [M]. Prague: Academia, 1974.
- [6] 徐盛桓. 主位和述位[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82(1): 1-9.
- [7] 朱永生. 主位推进模式与语篇分析[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5(3): 6-12.
- [8] 唐青叶. 语篇模式类型与语篇分析[J]. 山东外语教学, 2002(4): 16-19.
- [9] 何伟, 马宸. 生态语言学视角下的主位系统[J]. 中国外语, 2020(4): 23-32.
- [10] 段晓芳, 郭增卫. 主位理论下《虞美人》及其英译本的语篇纯理功能对比分析[J]. 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3): 106-112.
- [11] 成芳霞, 徐雯婷. 主位述位理论下《春江花月夜》及英译本对比分析[J].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2): 132-136.
- [12] 张鹏飞. 生态语言学视角下旅游话语主位分析: 以 Lee 谷地区公园旅游评论为例[J]. 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5): 51-54.
- [13] 栗霞, 于欢. 主位系统的生态话语分析: 以《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结束语为例[J]. 外语与翻译, 2021(4): 62-66.
- [14] 赵蕊华. 系统功能视角下生态话语分析的多层面模式: 以生态报告中银无须鳊身份构建为例[J]. 中国外语, 2016(5): 84-91.
- [15] 陈令君. 及物性系统视角下田园诗的生态话语分析: 以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一)及其英译为例[J]. 山东外语教学, 2019(1): 23-32.
- [16] 黄国文, 陈旸. 自然诗歌的生态话语分析: 以狄金森的《一只小鸟沿小径走来》为例[J]. 外国语文, 2017(2): 61-66.
- [17] 刘玉梅, 王术芬. 自然诗歌的生态话语分析: 以 Thomas Nashe 的《春》为例[J]. 外国语文, 2019(5): 91-97.
- [18] 陈令君, 梁田. 节气古诗词的生态话语分析: 以郑板桥《七言诗》为例[J]. 唐山学院学报, 2022(1): 98-102.
- [19] 黄怀信. 逸周书校补注译[M]. 兰州: 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6.
- [20] 杨民苏. 古代诗词中的省略问题论议[J]. 昆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1(3): 74-77.
- [21] 郭自虎. 论元稹农事诗[J]. 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3): 98-102.
- [22] 卢政. 中国古典美学的生态智慧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 [23] 董根洪. 传统生生观: 中国人的生存智慧[J]. 浙江社会科学, 2015(4): 97-102.
- [24] 李承贵. 生生: 儒家思想的内在维度[J]. 学术研究, 2012(5): 1-10.

[责任编辑 亦 筱]